

以你选修的两部文学作品为例，说明作者利用哪些意象或比拟手法，加深了读者对作品主题的理解。

意象，即为表意之象，在文学作品中，指的是用来表达抽象思想情感的具体物象。而在小说创作中，作者往往会借用特定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作品主题，起到一个化抽象为具体的作用，加深读者对作品主题的理解。鲁迅和张爱玲都是意象使用的高手，他们也经常在小说中通过丰富的意象使用来多层次地展现作品主题。接下来，我将以鲁迅的《伤逝》、《祝福》和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为例，具体阐释他们是如何通过意象的使用来加深读者对作品主题的理解。

鲁迅的《祝福》和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都在小说的结尾处，使用了节日与自然环境意象来深化作品主题，加深读者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和印象。

《祝福》通过描写农村底层妇女祥林嫂两次丧夫，后又丧子，最终在饥寒交迫中悲惨死去的故事，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矛盾以及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对以祥林嫂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的迫害，以及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了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小说结尾处描写了旧历年底鲁镇“祝福”时的热闹景象，以“祝福”这个节日意象的隆重、欢乐和热闹反衬出祥林嫂之死的悲惨，以及农村封建礼教、迷信氛围依然浓厚和对人精神的扼杀主题。如“极响的爆竹声”，“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光”，作者从听觉——“爆竹声”，和视觉——“灯光”，相结合的角度，写出了冬夜四叔家“祝福”仪式的喧嚣和热闹；又如，“毕毕剥剥的鞭炮，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拥抱了全市镇”，作者使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将“祝福”时千家万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与视觉相勾连，形容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写出了“祝福”景象的盛大和热闹，如蔓延开去的云层一样，萦绕在鲁镇整个的上空。

“祝福”的景象越热闹、越盛大，一方面越能显示出传统习俗中的封建迷信之盛，正如小说结尾所反讽的“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实际的意思是鲁镇人期待的美好和神明的保佑并不会降临，作者反讽了他们的迷信和愚昧，也展现出农村反封建不彻底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能与祥林嫂在这时候的死亡形成一种对比，凸显出被封建礼教“吃掉”的祥林嫂命运的悲惨，展现出封建礼教无形地迫害人、“吃人”的主题。此外，自然环境意象“雪”在小说结尾第三次出现，“团团飞舞的雪花”，“团”形容雪花一团团的，非常大一朵；而“团团”则写出了雪的密集和下的猛烈。这个意象，实际上寄托了作者对祥林嫂亡灵的沉痛哀悼，这种悲痛的情感与鲁镇“祝

福”的欢乐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强烈的反差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撼，更能帮助读者体会小说的悲剧主题。

《第一炉香》主题关切的重点同样是女性的命运，小说讲述了投靠姑妈的女学生葛薇龙被诱惑而逐渐堕落的故事，显示了物欲、情欲、性欲对人的摧毁性力量。在结尾处，薇龙和乔琪乔出于各自的目的结婚了在一起，“阴历三十夜和乔琪两个人单独的到湾仔去看热闹”，因为那里有“新春市场”，和《祝福》中的旧历年底节日意象一样，此处的年三十节日意象，也是以热闹反衬出出卖了自己的薇龙在婚姻爱情中的孤独、凄凉，以及未来命运的黑暗主题。与《祝福》中不断的爆竹声一样，薇龙和乔琪看过热闹走远后，“花炮啪啦啪啦炸裂的爆响渐渐低下去了”，薇龙此时却在车里哭泣，年三十本应有的欢乐与薇龙默不作声的哭泣形成强烈对比，实际上是因为薇龙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不过是与乔琪各取所需的交易，与节日的团圆和祥和氛围是格格不入的。“红绿灯”“黯然灭去”，“汽车驶入一带黑沉沉的街衢”，暗示了薇龙与乔琪的温情不过如花炮般短暂，薇龙出卖肉体为乔琪“弄钱”和为姑妈“弄人”的命运最终是走向“黑暗”和消逝。此外，“凛冽的寒夜里”的“寒冷”与“黑暗”，这一组象征意味非常鲜明的自然意象也直接提醒了读者，乔琪面对薇龙的哭泣无动于衷的背后是他对这样交易式的不长久的婚姻的默认，他只想享受薇龙带给他的好处，并不在意薇龙真实的感受。这组意象实际上象征了两人情感的本色，充满了“寒冷”与“黑暗”，也是薇龙此后命运的真实写照。读者由此可以更直观地体会小说对于物欲对人性吞噬的主题。

《祝福》与《第一炉香》都使用了节日意象叠加自然环境意象来揭示主题，但深入挖掘可发现，虽然两位作家都揭示了女性命运的悲剧，但造成她们命运悲剧的原因却是各不相同的。祥林嫂是被动地承受了“四权”的压迫，活生生被封建礼教“吃掉”；薇龙却是主观上理智而清醒地陷入了物质的泥潭。两人生活的时代环境不同，一个是封建时代各种流毒仍然笼罩广大农村的环境，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环境。因而，虽然使用了同类别的意象，但展现的主题除了女性命运的悲剧外还存在批判对象的差异，即生成这一切的背后环境和制度。

而在鲁迅的《伤逝》中，也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意象使用对主题表达上的相同点。《伤逝》和《第一炉香》中都有使用动物类意象来刻画人物、暗示人物命运和展现主题。

《伤逝》中，鲁迅通过叭儿狗“阿随”这个意象暗示了子君的命运，揭示了新女性思想觉醒后“出走”，但没有经济能力最后只能是“回家”或者堕落的主题，表达了自己对女性启蒙和解放的深度思考。首先，从这只狗的名字的来源——“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鲁迅就暗示了读者子君有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她在意识到“我是

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之后，勇敢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爱情，但进入两人建立的“小小家庭”之后，这只狗的名字却似乎暗示出她的自我解放之路只是从逃离一个旧家庭，到另一个新家庭，仿佛又回到了旧女性深陷家庭的循环与牢笼，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局限在家庭之中，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和婚姻在现实面前是脆弱不堪的。因为涓生的失业，两人的生活举步维艰，更加无力照顾阿随，阿随“由我带到西郊放掉了”，“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阿随被抛弃的命运，实际上象征了涓生后来对子君的无情抛弃；而阿随被推进土坑，实际也象征了涓生对子君的抛弃，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无异于亲手埋葬了子君的未来，子君后面的死是必然的。读者看到阿随被抛弃的时候，也能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层。鲁迅借阿随这个意象揭示了《伤逝》的主题之一——女性启蒙和解放问题的复杂与艰难，意识的觉醒自然是关键的一步，但是“娜拉走后怎样”，才是接下来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经济基础的问题，“娜拉们”的出走必然宣告失败。

而在《第一炉香》中，梁太太也是如子君一般自己选择了自己婚姻的女性，但张爱玲用的却是“蜘蛛”“青蛇”这类有明显恐怖和可怕感觉的动物意象来刻画梁太太，并且暗示了她自己卖身给物质，深陷物欲、情欲的牢笼，又利用到手的物质权力去捕获新的猎物，走上自己的老路的主题。张爱玲写梁太太的出场，“嘿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衣如其人，梁太太这番服饰打扮是作者有意为之。“蜘蛛”这个意象承载了固定的文化内涵，象征了梁太太如蜘蛛一般撒网，捕获情人猎物的老辣凶狠形象。当她年轻有魅力时，她只需要如蜘蛛般坐等猎物自投罗网。而当她年老时，她的猎物便先是睇睇和薇龙一样的年轻女子，哄得她们又沦为自己捕获猎物的诱饵。而梁太太家里的“一棵仙人掌”，“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居住环境的陈设，其实也暗示了主人的性格特征。这里的“蛇”意象，实际上象征了梁太太如蛇一般的阴狠与冷酷，伺机而动。她自己为了物质出卖了肉体 and 灵魂，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并且将亲侄女也一手送上跟自己一样的不归路。这样清醒、理智的阴狠，正如“蛇蝎美人”一般令人不寒而栗。蜘蛛和蛇这两个意象展现了张爱玲对《第一炉香》主题之一的揭示——金钱对人的腐蚀，连亲情也可以置之不顾，人异化成了金钱和肉欲的奴隶，变得面目全非，异常狰狞。

但比较起来，所不同的是，《伤逝》中子君命运的悲剧在于没有钱，而《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在于钱太多。她们都是“叛出家门”的女性，但子君奔着追求独立去，而梁太太奔着钱去。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子君可以说是新女性，梁太太旧女性的意识占了绝大多数，她的反抗不过是在那个封建与资本相结合的不中不西的旧环境里过着慈禧太后似的荒淫日子。两位作家的写作主题都不约而同指向了一个迄今为止仍未彻底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即

女性的解放之路，到底该如何进行？

总的来说，作为现代知名作家的鲁迅和张爱玲，虽然文风迥异，但他们的创作上却惊人地存在着一些相似的点，比如本文所讨论的对于意象的使用，既有使用相同的意象，如“年三十”，也有使用同类的动物和自然环境意象，且都用于塑造人物形象、暗示人物命运，进而揭示女性命运悲剧的主题。但两人对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的思考，也即批判的矛头，指向却各有分别。鲁迅更多的展现的是封建礼教对人的迫害，张爱玲更多的指向资本主义世界物欲对人的侵害。当然，两人还有着共同的终极关怀，即女性命运和女性出路问题，因而对当下的我们，仍然有诸多启发。